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八十五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二

縣令戚鶴泉先生學標

上

國史儒林傳彙戚學標字翰芳號鶴泉浙江太平人天才高邁從齊侍郎召南游及館曲阜孔氏師友極一時之盛成乾隆辛丑進士選涉縣知縣有政聲公暇以著述自娛嘗言六書三曰形聲而聲隨乎氣氣有陰陽韻書行而諧聲之法廢爲漢學諧聲二十四卷徵引最博盡去徐氏所附音切以還說文讀若之舊觀其毛詩證

讀一編旁引本經博采三代有韻之文下至子史詞賦以證之又謂古人文不嫌疏後來文患太密如孟子國策皆有閒架但變化任意因其自然不似後人之拘其爲文風發泉涌皆足以扶植綱常裨補經傳又有四書偶談內外編溪山講授台州外書三台詩錄風雅遺聞等書

戚鶴泉先生傳

稍節鈔三

黃巖姜文衡亦農撰

北山文

先生諱學標字翰芳號鶴泉姓戚氏其先世姚江人高祖君宇遷台之太平祖鳴鳳號亦厓邑庠生先生幼有異稟讀書日數行下初就塾亦厓授以杜詩卽能爲韻語年十七冠童子軍科試列高等食餼旣冠從學齊息

園宗伯於萬松岡時內外生百餘人推先生爲高足弟子高宗純皇帝巡浙駕幸敷文書院先生獻南巡頌得邀睿賞乙酉舉拔萃科甲午捷北闈旋應曲阜孔蒞谷農部聘最相契盡出藏書與其觀覽由是見聞益博并留心桑梓事所得輒劄記後輯三台詩錄及台州外書多賴此焉居數年丁外艱歸踰歲接農部書復赴曲阜辛丑與主人子伯誠俱成進士以書拙不得與館選需次十餘年始授河南涉縣知縣縣僻小苦闕布征先生詳大憲得減派邑有任公渠久淤塞首捐俸開鑿同寅某身歿妻亦亡眷口滯大梁子幼一女甫及笄倚乳母居叔無賴私受開封守所親徐姓屬鬻作妾女

聞之日夕泣棺側僕奔告先生爲竭力請撫軍勒返聘並資之歸署林縣爲治如涉故邳州知州子康某兄弟爭產集太白句爲斗粟謠以諷其人皆感悔撫綏旣久訟庭清閒惟以讀書著述爲事性强項多與上官齟齬在任十三年未得遷卒以忤學使鮑公桂星罷職歸丁丑丁繼母艱服闋改授寧波府學教授三載仍罷歸先是嘗爲遂城張公灼延掌紫陽書院又主講崇文及歸設教郡邑閒誘掖後進殘膏賸馥多所沾丐先生性旣敏悟又勤於蒐討耄歲手不釋書詩宗少陵古文浸淫漢氏其峭潔廉悍處亦時近柳州半山尤長於考證於說文之學辨正二徐謬誤論者謂爲許氏功臣所著漢

學諧聲說文補考毛詩證讀四書偶談續談鶴泉文鈔
續鈔景文堂詩集若干卷所輯三台詩錄台州外書涉
縣志若干卷元配王氏生子時木俱先卒側室潘氏生
祖姚候選知縣忻氏生祖光祖秀祖光入邑庠亦早世
先生卒年八十四葬邑東鄉之藍田文衡獲執贄門下
且與長君交契祖秀又辱受業焉故詮次其行述而爲
之傳

按先生生於乾隆七年壬戌九月二十日

見李上舍
鳴山墓碣

及風雅遺
聞自序

此云年八十四則當卒於道光五年乙酉

也

遺書

毛詩證讀五卷讀詩或問一卷

太平縣志戚大令學標著以陳第毛詩古音雖能糾吳才老韻補叶韻之非顧亭林江慎修等於詩聲厯有考訂然其失總在以韻繩詩不知韻在作詩千百年後作詩者天籟自然無所謂韻也前載讀詩或問其論詩歌音節有高有下有疾有徐無全首皆平全首皆仄且無一定句句用韻之理亦前人未論及仁和諸以謙序四書偶談內編一卷外編一卷

太平縣志蓋其都講曲阜時門徒爲錄存刻之內編羽翼朱注外編稍有異同亦不定尊馬鄭先係袖珍板因盛行京師刷印漫漶改刊大板又有所增入

漢學諧聲二十四卷讀說文一卷說文補考一卷又考一卷三考一卷

太平縣志以反語興而五音四聲起齊梁間因有韻書於聲音之本原無推究者上溯許叔重說文於其每字注云从某某聲者一一推求得聲之本益以推其變更厯引古書證明本讀而力詆二徐附音切之非後附讀說文一卷又有說文補考又考三考

詩聲辨定陰陽譜四卷

太平縣志言古音者多不離韻故於詩失其讀此書以音之見於詩者爲主厯引古書在韻書以前者證之更每字辨其陰陽如東爲陽冬爲陽中陰先來等字在韻

書爲陽在詩聲爲陰大旨總以開口合脣分之悉埽音切平上去聲之陋與毛詩證讀相表裏而證則加詳浦江戴聰序

台州外書二十卷

太平縣志以赤城新舊志郡志爲綱於其佚者補之誤者正之其詳載兵備及紀歷代寇亂尤爲地方關係不但資桑梓故實

涉縣志

太平縣志學標令涉縣作考補改正皆出手彙非復舊本錯亂荒穢

太平縣志十八卷

按志成於嘉慶十五年庚午分十三綱曰地輿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曰祠祀曰軍政曰庶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古蹟曰藝文曰雜志子目六十六綱舉目張最有條理有自序及知縣慶霖知府畢所謄序

字易二卷

太平縣志以世爲謝石法者多無義理用古人離合法每字分八門以備占驗占字與玩象同理命曰字易三台述異記二卷

太平縣志皆引古書取有徵近今得於聞見者不錄回頭想四卷回頭再想四卷回頭再想想四卷

太平縣志學標休官寓鄴下無書可閱追憶自少至入仕時舊事及平日交往聞見隨手登錄又有回頭再想回頭再想想

三台詩錄三十卷方外閨閣詩餘四卷台詩續錄四卷太平縣志此書采摭既富兼考證詳核蓋游歷在外十餘年所得不但取資鄉里聞見足爲台詩五總龜風雅遺聞四卷

太平縣志前二卷論詩後二卷借詩紀事則不定台人作先有三台詩話之刻亦改併入

鶴泉文鈔二卷續選八卷

按文鈔臨海黃河清序續選遂城張灼序

集杜正續集

景文堂詩集十三卷

五古七律各三卷七古五律各二卷

五排五七
絕各一卷

太平縣志前集皆五言律續集備諸體凡詩七八百首
又有集李集唐集蘇集選諸刻其自著有景文堂詩門
徒箋注惟三春日詠綠香樓長律溪西集仙源詩餘先
粹行

毛詩證讀序

潛山熊寶泰藕頤撰

人生墮地卽有聲聲在先文在後聲成文而後謂之音
也文之精者爲詩三百篇詩之祖亦音之祖後世乃有
四聲韻三百篇詩人未及知此顯而易明者乃以齊梁
人韻讀成周人詩遂爲後世文人之通病余束髮授詩
塾師多從本音長甚疑吳才老叶韻之非朱子遵用之

後儒不敢議不知音亦不能議也明人游擊將軍陳一齋本唐陸德明古人韻緩無煩改字語謂今所稱叶韻皆古人本音顧亭林詩本音實宗之國初時亭林與毛西河並負盛名西河好攻人之長如古文尙書著冤詞以攻閭百詩亭林音學五書一時推服遂作通韻以排斥之自謂自昔如長夜其矜許如此夫人有心得而後著書爲已而不爲人每見非孟非非孟正楊翼楊諸書輒爲失笑名如畫餅不可啖何必以利齒爭之失著述之體吾友鶴泉氏則不然鶴泉天才淵穎過目不忘其善悟與亭林同而悟所從入則異亭林由廣韻入以韻論韻而音未審鶴泉由六書入以文論音而音大備

宋徐葢序才老韻補曰音韻之正本諸諧聲有不可易者舉羈挽數字未免太略鶴泉之漢學諧聲二十四卷徵引最博盡去徐氏所附音切以還說文讀若之舊觀作說文人不知有反切亦猶詩人不知有四聲今證讀卽用讀若法以復古音而叶韻反切五音諸說盡廢謂沈韻偶合古音則可以古音盡叶於沈韻則不可亭林易本音但以四聲注經文下一崇朝可畢之事耳音與韻不同論音者不論韻也鶴泉說詩不襲前儒一句抉經之心逆詩人之志發累二千年未發之覆安得不以絕學歸之楊升庵古音轉注似亦用六書乃名是而實非昔人謂程泰之獨專精博吾於鶴泉亦然當以漢聖

呼之不爲過也鶴泉長余兩歲其精神學問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余如戴石屏胸中無三百字面牆而立焉能知作者原委聊序其老年相遇得此奇特與傾慕之意云爾嘉慶十年季秋潛山熊寶泰

漢學諧聲自序

今天下爭言說文學者以不讀許君書爲恥其論音學則務宗孫愐唐韻詆宋人併韻一百七部爲非古實則讀說文未爲知說文卽於唐韻亦不過謂韻書傳者莫先於此其中得失無辨也許君書名說文解字固統字之形與聲解之後學略習篆古苟自矜異惟形是求至某字某讀一從徐氏所附孫韻之音切於本書云從某

某聲讀若某概置不問有顯相違背而安之爲固然者
如是何取於讀說文邪六書之體三曰形聲言聲不離
形形者聲之本也而聲又隨乎氣氣有陰有陽故一字
之音而或從陰或從陽而陰或陰而陽或陰陽各
造其偏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
音大五方風氣有遲疾輕重之不同其爲聲固未可以
執也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揣其
本以讀若某者設爲譬況之詞使人依類而求卽離絕
遠去而因此聲之本以究此聲之變無患其不合易曰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諧聲之法引而上引而下卽氣求
之理若反切之興在於漢後許君時烏有此哉鄭康成

毛詩箋云古聲填寘塵同其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
古讀若某之類不一而足周秦先代之音不能不變而
爲漢漢不能不變而爲魏晉六朝固亦其時爲之韻書
之作彙取各家音注準以當時所讀別其輕重清濁爲
之部分學士遵行已久所謂古今異宜何必盡非至論
字音之本實與說文違異以說文形聲相繫韻書就聲
言聲說文聲氣相求韻書祇論同聲之應又其部居錯
雜分合類出凡見此學興而學者苟趨其便衷於一讀
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諧聲之法廢而許
君之學從茲晦矣昧者至以徐氏之說文爲說文如宋
祁筆記引說文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圖音由益

宋人已不知辨後此無論已鄭樵譏說文爲目學廣韻
爲耳學今以孫韻音切強綴許書之後不幾於兩失而
兼聾瞽乎夫學必明乎古今讀魏晉六朝以後之文用
韻書可也若讀漢世之文循而溯於周秦先代韻書不
足用也詩易楚詞其音節皆出於天籟自然作者不知
有韻據韻書而通之叶之或反疑前人之假借尙得謂
識哉茲書論聲一本許君由本聲以推變聲旣列本注
旁采古讀以爲之證於徐氏所附孫韻音切悉芟去之
復就原書別爲之次俾人可循聲而得雖亦韻書之意
而未始有韻之一見橫於中計卷二十三總論一卷名
曰漢學諧聲附以說文補考又考三考於以推究音理

表章許君庶與今世之言說文者異焉嘉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涉縣知縣兼理林縣浙江太平戚學標鶴泉氏自識於林慮官署

又序

臨海黃河清潤川

漢學諧聲一書余老友戚鶴泉用說文明古音之作也鶴泉病夫爲說文之學者惑於徐氏所附孫韻音切不究本讀而一二宿儒言古音亦第就韻書辨析不復知許君書爲音學之本不可無以訂正之先余在文安寄示爲書大指至是郵其自序例言及總論徵序於余余於小學莫涉其藩且未獲見全書而例言又輾轉失去何能有所發明無已就序論所及一場摧焉昔皇頡造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聖之所爲開天也逮許君作
說文解字立一爲耑畢終於亥賢之所爲述聖也許君
於文字涉其初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
推其變亦曰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形聲不能相離故其
書於文若字下旣並曰从某矣而又曰某聲曰某亦聲
曰某省聲又曰讀與某同而讀若之類又有但云讀若
某者有云讀若某某者有云讀若某書曰某者有云讀
若某又讀若某者有本字而亦云讀若者卽後人讀如
字也有云讀若而並不著字者以俗呼無正體但取聲
也要皆形聲兼舉音學誠莫備於此亦莫先於此夫自
隸俗代變翻切盛行於今可見古人文字形聲之遺者

獨賴此書之存鉉錯兄弟稱爲最親近跡其祛妄篇云
楚夏殊音方俗異語六書之內形聲居多又云自切韻
玉篇之興說文之學湮廢泯沒能省讀者不能二三弃
本逐末乃至於此如其言意必抑切韻而獨崇說文於
其所云某聲某亦聲某省聲與夫讀若某讀與某同者
均當推論求合不復直用後人音切卽有古今異呼亦
當申明本讀某今讀某切否則專明許讀斯爲放截俗
學羽翼邵陵何乃仍以音切潤原文漫無界畫甚或舍
古从俗顯相背馳疑誤後來不少豈其以形義爲本而
聲爲末不知音固有本乎乃竟自蹈之若是故雖其黜
陽冰之新義信校長之微辭用功非不專且久而其闕

失終有不能爲之揜者且古無韻字亦猶無翻切也詩
易楚辭何得以韻求之顧寧人本晝光遠明韻爲均作
音學五書近江慎修又匡其不逮作古韻標準二書視
陳季立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爲尤密惜其於說文
某聲云云均未之及恐不免如執蕭何之律以議咎繇
循叔孫通之儀而疑官禮果有當乎今鶴泉於文字一
以許君讀爲宗舉四聲音切埽而空之審音之所從出
究音之所由變陰陽清濁因其自然舛侈重輕取之各
得遠近相逮刊補兼施考信正譌取證詳覈然後許君
之學大明而古音亦因以明或謂諧聲一書未可以槩
六書然是書於象形五者未嘗不備載各文字下特意

在明許君本讀不取後人音切耳徐氏旣以形聲最淺末致古讀反爲俗音所湮而元楊辛泉六書統於形聲自天象以迄怪異分十八目總其體有四曰本聲曰諧本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則又徒見其支離煩碎而不必盡合於古讀故惟是書可爲許功臣或又謂書明許讀其部敘建首詎得或殊不知繫傳最尊許雖倣易序卦作部敘上下卷而其通論類聚錯綜諸篇未始不自爲條貫亦論其有功於本書何如耳是又何足爲疑於戲皇韻之道許君述之許君之意吾友明之潘稼堂太史顧謂說文不可以該音學而廣韻一書可以該六書之學彼敘廣韻固應爾然得毋言之易乎今吾友昌明許

學別白古音惜余文不足繼太史又第就序論揚摧莫
罄淵微顧卽此使後學知讀古人書必當推明其意而
表章之不爲皮附而音學亦當求其本勿爲後代四聲
音切所拘有裨於學古者甚大吾友爲書之指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嘉慶甲子二月中澣年家同學弟黃河清
頓首拜序

台州外書自序

台州外書蓋志乘之流具乎志而不全乎志故不以志
名以是爲自爲鄉里之書焉耳書曰外者所載皆志之
外非舊有志爲其內此爲其外比於古之有內外傳相
輔而行焉耳台之志視他郡善其先勅之者爲宋司業

陳公明代修者爲祭酒謝公 國朝侍郎馮公又加修
三先生皆宿德偉人通於古今故其爲書紀載有法論
述不苟卓然可垂信於後然台於天下一隅耳無大藏
書家就所睹記耳目固不盡周其閒挂漏踳駁時亦有
之所謂千慮之一失明丹臺范公作天台要覽東瀛王
公作赤城會通記皆於郡縣志之外別自爲書備桑梓
故實於志有所攷補訂正顧舛漏仍所不免甚矣纂述
之難也余才不逮前人頗嘗留心鄉里文獻或志所未
及或與志有異同有見隨手紀錄然必於書確有据依
始著於篇其徒得之里老傳說者不之信也以爲事雖
求詳言貴核實庶可附志乘之後而爲之輔是書計四

冊爲卷二十大抵以郡志爲綱增所未備閒攷其得失而諸邑志中可疑者亦附見議論焉夫千百年事實無窮一人聞見有限余生諸先生後而攬拾所得如此以是知此外亡佚尙多而其牴牾者卽余亦不能悉正也生斯土者固人人有文獻之責如謂自矜博辯嗤點前人豈後生敬恭之意哉嘉慶四年二月上旬郡人戚學標鶴泉序於古沙侯國官舍

修涉縣志序

涉志自康熙甲午歲邑人修後迄今九十年未修其爲缺也孰甚焉抑非特缺之甚也覆視其所爲志編敘無法前後雜沓凡所記載往往與史相背謬蓋先之作者

麤述聞見備一方掌故其爲書也草創焉而已繼事者稍從增益而踵其前失不復致考亦無所謂討論也余以志者史之一體一縣之志卽一縣之史並期於傳信又史詳本代志具見數代必上下千年於有縣之源流併合厯朝之因革變易及遭時盛衰之故灼然於心而後乃筆之無誤故作志之難與作史等然厯代之史具在固作志之權輿不熟乎此而循俗記載宜其妄也今就涉志略言之如南北朝時地入北魏而有梁武朝之尚書唐代宗後爲澤潞方鎮所據而有開成之巡幸靖康之後非復宋有而錄選舉有紹興之進士記叢祠有淳熙之道觀至若人物首列狐突封邑遠指涉佗咸無

故牽引展轉傳會其於史書類未一經目者隱誣也久矣先正謝方石有言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型無以考而文獻不足徵然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則誣誣則是非混淆真偽錯雜雖有繼者無以善其後今涉之志旣缺又誣甚余竊病之因以政暇重修纂旣倖九十餘年之文獻續有所考并前此千數百年所載事實亦稍爲是正不致顯背於史蓋於此加討論焉乃若修飾潤色則余之才不足以語此第龐雜爲文固有所不敢出耳是役也一切攷訂之事余以身任又得孝廉李君文元輩分職采訪始終在局相與有成厥功並懋焉

太平縣志序

自吳郡圖經乾道臨安志淳熙三山志等書風行郡縣
各倣爲志於是其地山川人物遺聞故事及前後廢興
得失之跡俱得而覽紀載之法則非有一定有明一代
推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皆剗立體意不主故常
大要歸於言詳事核是非不謬可信今傳後而已吾邑
志始嘉靖閒葉正郎敬之 國朝康熙時林明經雯漢
續葺閱今百十餘年未修事實遠難稽攷加僻壤無多
書限於聞見從前纂集不無誤漏故不見寶祐丙辰同
年錄不知文天祥榜有吾鄉鄭居智陳紹南毛鑄三進
士也不見周公謹癸辛雜識不知陷王惟忠者別一陳
大方非大閩陳正也鄭元祐白雲漫士誌未見則陶夏

之本陶榷爲九成遠祖地以人名者莫得而詳矣楊循吉七人聯句記未見則趙寬之與徐寬字號同址貫全別者因而混收矣然自宋元及明盛時鄉多人物散見名人集及各書可徵隆萬後則目所見及絕少求之故家譜牒中復疑信相半令人慨徵近之難反有甚於徵遠者志詳前而略後亦勢所無可如何也憶在河南修志志念故鄉志乘久缺雖嘗有志蒐討慮馬齒已宿不獲身見此事之成幸已已還鄉里遇賢侯慶公旭亭興舉廢墜力任修纂而以余承其乏又擇紳士賢者沈李林狄諸人爲之助設局縣城徧處查訪爰取平日所得其相斟酌汰繁去僞而存其可信書成爲卷十四

按今本十

卷八 較前增沿革表營制海防庶政書目藝文各篇人物
紀傳增多數十既付梓博士黃自餘姚來以燭湖集見
贈復得宋鄭進士瀛出處事實補爲之傳益歎耳目所
限此外遺佚有待後來考補者甚多也詩曰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居桑梓之鄉紀桑梓之事亦惟存此恭敬之
心祈告無罪焉爾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邑人戚學標
敘於林氏之澹虛齋舍

又序

知縣慶霖旭亭

古地志山川土俗而已不及人物以故班書人物表在
八志外而襄陽耆舊會稽先賢等傳皆自爲書其地志
之兼收人物始括地志一書後人踵之且亟亟以人物

爲重然觀宋地志有名者如梁克家三山志羅愿新安志施宿會稽志其於人物皆不過統載未嘗一一區分史家立傳人多不能不類次而既有儒林又分道學既有方技又載神仙甚如五代史分死事死節爲二門種種名目任意增刪況一縣之中人物可屈指計豈須過析第概以時次高下不別將韓非與老子同傳亦非例之善余閱太平志喜其山川秀靈風俗兼醇立縣雖始有明自宋以來人物極盛鄒魯名邦無以過惜分類繁瑣至二十門私以爲有可併省又自康熙癸亥後未修事蹟亡佚至一百二三十年不能無文獻闕如之慨此亦守土者之責也會邑紳戚先生鶴泉河南解官歸聞

其平日留心桑梓故實撰有志稿藏在篋笥因與諸紳士商請開局修纂先生博覽羣書於鄉里前代事蹟考辨至詳俱有依據非管蠡可窺測獨所併合人物括以五類既不失之過瑣而亦無一概混列之弊與余意合於此喜愚者之亦有一得焉局開於嘉慶己巳冬經年書成皆出先生手纂而先生巽心每成一帙輒質之余商其可否其遠稽博訪讎較魯魚則沈李林狄諸君子職有功焉自慚禱味獲覩此事之成掛名簡端何其幸也於例得一言因稍述其端緒如是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太平縣知縣長白慶霖序

又序

知府畢所謫葉塘

邱文莊云世有千載不刊之書無百年不修之志方今
聖天子混一車書德流罔外 命詞臣纂修一統志
并 敕各直省遵例行查乾隆三十年以來應增事蹟
因下檄郡縣考獻徵文網羅散佚而太平縣志適成按
太平爲台屬邑前明成化間析黃巖樂清之地而以鄉
署名志最晚出始輯於嘉靖庚子而續修於 國朝康
熙癸亥今書所稱葉志林志是也邑東南瀕海素號巖
疆幸逢 昭代重熙累治吏習民安邊無竊發之虞戶
有可封之俗一切今昔異形均宜登諸載乘而志閱百
餘年於茲罕有繼者兼以地處僻左先後更隸傳聞異
詞舊志率多註漏奉天慶君宰是邑靜鎮有方案牘之

暇旁涉掌故適紳士有修志之請而籍獻戚大令以名進士博綜羣書遇事之有關係桑梓者手錄成編藏諸篋笥久矣遂延專司其事釐舊增新詳慎去取而一邑之沿革損益習尙見聞靡不犁然畢備於是志有完書橐竣丐序於余余忝郡守於所屬宜無所不當問今閱是編於山川營汛而知形勢之要害於職官人物而知政教之興衰於孝子列女而知風俗之淳厚於賦役食貨而知民力之普存然則雖志蕞爾邑而上以應國史之纂修下以覘賢令尹之優於仕與鄉先生之博於學而余亦得朝夕披覽不俟按部行春而已瞭如指掌焉豈特備故實資題詠已哉是爲序嘉慶十六年嘉平月

郡守文登畢所謠撰

字易序

字有六體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至於有轉注有假借而其爲用益不窮矣余以字與易同出河洛易畫也字亦畫也易由一畫而成六爻字由一畫而備六體而推之皆至於不可究詰夫字孳生者也生生之謂易其理同其用無不可同也觀左氏傳所載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及元命苞之土力於一爲地兩人交一爲水說題辭之十夾一爲士考異郵之虫動几下爲風孝經古契之卯金刃則知古人用字以驗休咎其來久矣易之占驗世人

不能用而測字一法亦轉流爲江湖之術如所稱青龍
白虎朱雀元武之類徒以點畫配合形體爲推驗口訣
幾於千字一律於古人製字之本意以及增減離合之
法固未有能明之者竊嘗究心於此以爲測字先推本
字至其變則此字可通於彼字亦彼字可合於此字其
錯綜參伍一如易之有本卦有之卦與互卦反對卦是
故爲變無方而其用不窮於以斷天下之疑而成天下
之務其應也如響茲編所推凡三百八十四字亦合於
陽爻陰爻皆百九十二之數因僭名曰字易蓋前民用
之一端區區謝石之學固非儒者所屑道已

三台述異記序

丁未夏家居無事每日移午輒展席鶴池坐樹陰面荷
風科頭盤膝手持白團扇與二三里人娓娓談桑梓從
前怪異事比於東坡說鬼聽者欣然不知熱之在體也
然頗疑余言叵信余曰古來傳記所載怪怪奇奇其閒
係吾台事復不少此皆有本願諸君未見耳乃彙次平
日所得爲郡縣志未有者凡百條條注原書名三台述
異記而傳聞不與焉庶幾信而有徵不至疑余爲黃布
囊棗姑妄言之用資談噱亦鄉里消夏之一助也

三台詩錄自序

吾郡之有詩刻自南宋初桑公肅輯天台石橋詩始而
李御史子長繼之州學諭林師葢及子表民又繼之有

天台正續集及別編然皆前代人題詠天台山水之什

非郡人自作詩文也惟鄞天一閣傳有寫本赤城集十

八卷專係郡人詩文王舟瑤按赤城集專錄其文之有關於台郡者非皆台人作蔡按先

生未見此書故誤耳亦表民輯而其書於今乾隆四十八年閒進

入中祕詩已佚不存明成化初吾鄉黃定軒謝方石

兩侍郎以台號禮義邦世稱小鄒魯不可任遺詩零落

哀集自宋來先輩詩始左經臣訖余尙則得四十餘家

應憲使志欽刻之廣南其亦名赤城集蓋未知有表民

本也蔡按黃謝原編六卷始宋左緯迄明鄒望凡五十

得十八卷起唐項斯迄明陶肱凡一百五十三家皆名

赤城詩集其續表民書者專錄文則名赤城後集是非

不知有表民書也神廟時郡守磐石李公偕鄉老秦華峰輩益

廣搜羅爲三台文獻計得詩七卷三倍黃謝二家所錄而佳篇遺佚仍多又自隆萬迄今近三百年詩人輩出無起而甄錄者余台山水之秀鍾爲人物而發爲文章者幾何而不湮沒耶余留心桑梓故實有年遨遊燕魯吳越多閱鄉邦未有載籍旣成外志一書補郡邑乘所未備自外有邦人一文一詩靡不手錄積久遂夥加以近蒐遠訪同好亦有所郵寄懼其聚而散也因先輯爲三台詩錄肇唐五季訖國朝乾隆爲詩凡三十二卷爲人一千數百而詩餘附焉續又成補遺數卷蓋余之意尙惴惴焉懼搜采未備使先輩虹光劍氣匿而不彰敢遂以多誇勝於前人哉辛亥八月入都謁選不及俟

文錄之成遽攜付剞劂氏爰麤述梗槩於此若甄綜微旨別著於編識者鑒諸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九月二十日太平後學戚學標翰芳氏書於南野草堂

風雅遺聞自序

余前三台詩話之刻矣繼又輯詩錄三十餘卷人繫以傳詩綴以評蒐采大抵郡邑志所未及久之檢閱羣書復有所得會詩話板已災於火因重排纂爲四卷前二卷多論台人詩後二卷則假韻語雜記鄉邦事地人物所引詩不必皆台人亦不盡係乎論詩總之爲風雅之事有益於梓里文獻統名曰風雅遺聞附之詩錄之後後人繼事志乘當有取於此若謂區區足資談助豈

余撰述之本意哉乾隆癸丑九月二十南墅居士戚學
標誕日自識於京師西城旅寓

鶴泉文鈔續選序

安肅張灼柳洲撰

文不難於序難於序而得爲文者之意并其生平用功
得力甘苦之所在而得之故有贊推極口其人反不甚
喜以爲是非真知我者也然則我豈能知我友鶴泉戚
君之文哉乃鶴泉心虛甚每文使余審定續刻之成又
必使余序若以余爲真知鶴泉文者夫以余知鶴泉不
若鶴泉自知之審也蓋嘗竊聞鶴泉之論矣鶴泉謂古
人文不嫌疏後來文患太密古人縱其所見惟所欲言
下筆絕無有依傍瞻顧得失不以介於懷故文造乎至

極而中往往有不可解并有極無理處後來才弱膽小
多無此病然其不及古人正坐此又謂後來筆力議論
多讓古人然有可勝古人者理道識見及攷據之精實
又謂後人文講閒架古人不盡講然如孟子國策皆有
閒架之文但變化任意因其自然不似後人拘拘耳其
書與朋友言唐宋八家意格神味皆從周秦史漢出學
周秦史漢文卽不能至周秦史漢不失爲唐宋八家若
區區八家之擬文決無進境某不看韓柳等集近三十
年於茲矣凡皆前人稀論鶴泉所自得於心者故鶴泉
文亦惟鶴泉自知之鶴泉俾余序其文余卽備述其言
而其文之意與夫平生用功得力甘苦之所在具見固

不在於贊推之極口也鶴泉先有文鈔行世斯集余捐
俸爲刻選擇出余手仍與鶴泉共商之嘉慶十八年歲
次癸酉六月年愚弟張灼拜撰

白學統卷八十五

台學統卷八十六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三

縣令戚鶴泉先生學標下

遺文

按文鈔二卷八十三首續選八卷百二十七首

修涉縣廟學記

鶴泉文鈔上

天下州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孔子非徒示體制凡以教天下知有聖道而誦法之也顧州縣名有學而試問學之中有春誦夏弦如太師所詔者乎有勉爲六德六行如司徒所教者乎然則學固虛設而卽歲時俎豆

舉行釋奠徒具文焉耳烏在其爲真知聖人而尊之哉
夫士不務學不知誦法聖人而亟亟焉廟學之崇誠非
所以爲教然余讀城闕之詩說者謂子矜佻達由學校
之廢弛而濟濟多士克廣德心魯頌歸美泮宮之作漢
文翁勗立學舍於成都市中尊祀孔子且圖七十子之
象於石室吏民爭求爲學官弟子由是蜀中衣冠禮樂
稱盛學修而後士有所歸廟新而後民知所敬以正人
心端學術蓋教之本卽於是乎在顧乃視爲末務有經
數十年之久任其廢敗而不修者可慨也涉小邑耳在
古固殷圻內地流風善政存焉戰國又嘗入魏與聞有
西河卜子之教其地瘠而民知向義本易於爲善特不

得有司之激厲而振興之頃年廟學漸以頽廢余來莅茲土每朔望展謁顧見堂廡摧毀諸生盡露處而心不安也又觀宋大觀御製碑及元時加封文宣王號制詞碑弔其遺跡太息久之以爲何昔盛而今衰其興復之是余責也乃與學博周君縣佐嚴君謀於邑士首捐貲爲倡而餘量力以助自大成殿明倫堂東西兩廡鄉賢名宦諸祠以及諸生肄業之所次第經理擇老成一二人董之肇工於嘉慶四年冬月至次年八月而役竣於民無擾事不費而學之規模廟之氣象燦然殊觀焉爰進邑士而告之曰凡余之從事於廟學非名是務將效古之崇四術興三物而邑人弦誦之聲戶有聞也士咸

勉於德行道藝而賢者能者輩出也諸生日游聖門且
登其堂見禮器車服之盛而獨無慨然慕奮然興者乎
甫落成而我 皇上御書聖集大成扁額頒示天下學
宮使者適至余率紳士朝服鼓吹迎入敬謹懸挂 聖
藻喬煌與殿宇丹碧交爲輝映萬眾瞻仰咸謂 聖天
子崇師重道教育多士於是舉增榮爲一縣文明之兆
千載不可逢之嘉會益感而奮并欲余爲文勒石以垂
不朽余謂聖道者萬世所宗而學校人才所自出多士
幸生 盛世承棫樸作人之化而又有長吏之勸率宜
何如自勉他日經明行修能以其學於聖賢者出爲世
用而在鄉黨亦循循規矩不失爲聖人之徒令人歎文

翁化蜀之美於茲再見也庶廟學之修爲不虛已是爲記

重濬任公渠記

涉西故有渠一道曰任公渠明萬厯閒邑令任公澄清所鑿也先是附郭之田常苦旱及任公爲此渠起七原山下引漳水入渠屈曲流經城北由是清泉灌注雖遇亢嘆他田龜坼而此環城十餘里黍苗芄芃如故邑人食其德至今思之余讀史記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記西門豹史起引漳溉鄴事並言河內爲富今任所溉僅在一隅計田不過三十頃其爲利甚微然均爲用漳溉田爲後世所利賴且特其所治小耳設處其大亦必能

爲西門豹史起之事也是渠雍正五年嘗疏濬迄今七十餘年渠道漸淤且或侵爲民田村人更從他道挑治淺流涓滴若續若斷則所謂任公渠者已名在而實失矣今年夏北關紳耆以白於余余因周視故道俾從舊開濬凡半月而渠復更以其力之餘引水自北關入城穿泮池入衙舍蓋皆任公之遺蹟而非余之敢於勸也
嘉慶三年戊午七月記

七夕紀夢

鶴泉文鈔下

戚子成進士十年不得一官家計潦倒曲突無煙五角六張百事連邇箕舌翕翕高欲刺天自以爲巧不如人以致然也孟秋七夕見鄰之婦女汎庭除結綵縷薦酒

設脯屑紛進果以乞巧於天孫曰是能拔人癡根淪人
靈府改鑿方心破除愚腑與之聰明錦簇花舞盍亦祈
之於君有補戚子聞之欣然曰巧可乞乎於是亦市香
紙點燭爲文匍匐以告旣拜竦立屏息以待天孫之賜
萬籟宵寂月明露墜悄焉冥焉不見神至遂倦而歸睡
惟夕之八乃夢天孫輶車繡幄前導絳旛冉冉而下於
雲端曰疇昔之夜覽子投詞憫子蹇滯哀子誠祈欲有
以開子而會余奉帝命尋靈匹星馭翥歟而言不得盡
於倉卒也今迴節河渚暫游民間備言告子子其聽焉
夫萬物之察察不如其汶汶萬事之昭昭不如其昏昏
天下莫不利於拙而鈍於巧而何巧之乞云子以爲巧

不如人人貴而子賤人富而子貧舉止頑滯招舌動脣
而不知致此者乃正子之巧之因子之天機本來清妙
博探羣籍深窺竅奧明無不燭隱無不照蓋吾聞至人
心通七竅而子已通其五六矣仰觀積氣蒼蒼又元張
弓覆蓋其名大員黃道赤道經緯星躔傾西旋右其理
難言而子殫思妙協玉璇神鼇十五帝遣作柱蜿蜒三
龍崑崙爲始九州以外更有區宇章亥難步柏翳未紀
咸在子胸眉列掌指九頭循蜚因提禪通爰自黃虞方
午之中周秦以降因革靡同升降興廢孰究始終一一
辨析曠若發蒙評隲古人等第名士孰擅文章孰長道
義倉曹人物暗爲位置下迄土苴糞壤鼠肝蟲臂一草

一木一花一卉皆察乎其理而審乎其類子之窮天地
明古今而兼悉乎人物盛衰之數得失之林非甚聰明
其能至此乎故逞子巧思軸轉不休竊默無際碧落可
游相彼眾心蓄縮拘囚蚯蚓泥腹咸爲子羞縱子巧辯
翻瀾倒峽開合縱橫風雨雜沓萬聲暗啞有類箝夾非
不欲談子結其舌奮子巧筆萬言立就爛若星辰輝若
綺繡英咸旣振鄭衛罷奏庸章劣篇惟瓠之覆若是者
宜爲神之所忌鬼之所妬人之所疾物之所惡抑遏排
擠使永沈於淵之底而不起以無致獨揚有其美故爲
子計宜速閉爾聰窒爾靈度子百史輟子六經混沌其
性蠢縮其形盲過邱明聾甚許丞冥冥墨墨與世無爭

然後德損而福至能鄙而名興富可埒於猗頓貴可到
乎公卿惟意所欲靡事不成而赫乎被天下之賢聲今
子不自知巧之過猶孳孳求益其聰明噫亦過矣抑子
祈巧於余余又因而自悲今夫運靈軸轉神機挾漢分
章霞蔚星輝執神鍼之九孔成無縫之天衣固天下所
謂至巧也然而下謫河湄嬪於牽牛瑤臺婉孌與農鬼
儔婚非其類長爲世羞余可謂賤矣營室之錢帝命暫
貸其數十萬未償厥債辛苦杼柚零落粉黛余可謂貧
矣茫茫漢渚欲渡無梁西壩東塢萬古相望少會多離
涕泗沾裳昨夕何夕此情寧忘余之遇抑可謂速遘矣
尤有甚焉下土之人好作言語謂余旣婚遂廢機杼兼

誣太白矯竊侍女衛城夜遁五嶽搜取由是言之余不免謗而況於汝哉嗚呼神人殊路憂端則同凡以巧故尤悔之叢巧爲己祟毋寧不聽余言盡此子擇所從願見雲駕飄搖返於神宮而戚子亦遽然驚寤於夢中曰噫天孫教我矣微天孫言乃終身之夢夢追憶神語敬書一通書畢坐而歎息東山俄聞平晨鐘

荅金春圃書

春圃足下前日往過見弟閉門鈔書手腕欲脫謂弟功名已麤就不須更效舉子勤苦中年以後人尤不可過勞宜稍節讀書閒日書來又言久視傷血多思慮則傷脾爲文傷命古人所戒謂當尋朋友杯酒暢談平生以

抒積懣否卽終日蕭散作林泉之游不宜孳孳劬書不自愛惜此非足下至親見愛之厚肯爲此藥石之言乎弟於醫理亦略有聞矣內經言五十肝氣始衰故視不明又言人五十陰氣之衰已過半今弟五十但欠一耳竊嘗自驗精力大不如前齒者骨之餘而弟齒落其七八矣髮者血之餘弟髮卽未皤而鬚已白其半矣人以穀爲本而弟日食不能一升稍過則腹果然氣不得運至半夜猶不敢寢日來又似車玉峰病腳氣雖三二里不能行動此宜息心調氣急急補養猶乃手一編咿哦不已思殫精著述角勝古人誠恐有傷性命如足下所慮顧足下謂弟旣成進士卽不須更讀書則非也夫

所謂不須更讀者爲舉子業之書耳至於天人之理事
物之故與夫聖賢經理天下及所以扶正道抑詭類表
覈萬代之言豈以成進士未成進士而有讀有不讀孔
氏之徒言仕而優則學明仕卽優不廢學況弟雖成進
士尙未仕哉且弟乃今始知學耳凡前所爲誦之於口
披之於手而以其所得發而爲文者率不過揣聲繪影
爲一時舉業計其於所當學如前云云者固十未得其
一二也而今乃悔讀之晚愈讀之愈有味性疏懶憚與
物接聞俗人言輒欲掩耳家遇坎坷獨居嘗鬱鬱無聊
惟觀古人書神交古人於冥漠之中非特藉遣寥寂亦
冀中稍開悟筆之於書可以俟後之識者足下謂成一

進士卽可垂名不朽乎抑不朽之故初不關進士不進士乎富貴如飄風易過念可久存惟此筆墨誠得異時有可自見聲名不泯卽樂不減於長生久視是以晞吾目疲吾手勞費吾精神以白吾鬚鬢而心有所甚安於此而不知其爲病也近地無大林泉可游者且游必有濟勝之具而弟方有足疾步不能舉計游之適曾不如讀書之暢吾志至乃言朋友難之難矣朋好中可與言者無幾人卽有亦多在遠類如王介甫所言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得常自餘邑里一二舊同社頃年以來大半荒棄所業齟齬爲田宅兒女計旣已不復向學便自覺非我族類厭與弟近往往有過門不入者又士久

不相見當各有長進而相隔十年之外同輩中或尙以
吳下阿蒙見待其甚者不自以己之廢學而見弟但自
閉戶不復與人酒食徵逐謂弟見輕背後嘵嘵造作謗
語凡今日之加擲掄於弟者皆弟舊日所謂朋友也足
下更安所尋朋友以與弟暢談平生而抒積懣哉然則
弟所以銷餘齒而度日夕者非仍讀古人書勉其所當
學而稍見之於文計將無所復出雖然精力有限自今
亦當稍節以副足下眷眷見愛之意第以云全廢則未
能恐無此更得鬱病也小妾服足下藥神氣勝往時尙
遂獲全愈感謝非可言述某再拜白

按讀此書可見先生晚年力學如是乃知自古傳人

未有不孜孜於學問者也

伯夷論 鶴泉文鈔續選一

覆舟之下無伯夷紂雖暴於伯夷罪不相及避者避其
政之虐耳昏德日甚生民塗炭田野荒蕪道路榛梗遁
跡海濱粹不能至首陽之餓當在斯時蓋賢人之失養
甚矣聞文王作於是慨思就養然則餓豈其心哉而況
死之甘哉方其歸周文王不及知伯夷亦不令文王知
而并太公彼此之不相知潔身遠害去亂就安有聖人
之德在商周之間溷跡編氓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
夫是之謂逸民也

與宋确山書

續選二

台州外書經考核十年仍有相襲而誤與收采未到者
各書言陳仁玉宋咸淳進士續見吳禮部詩話仁玉蘭
光軒詩下注陳有文名以白衣召用作此時年甚少蓋
懷吳直翁也則仁玉仕不係科名然或經賜進士誤尙
小按仙居進士題名三碑陳仁玉開慶元

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見台州金石錄

王卿月傳據

樓攻媿集補詳仍存郡志所載胡銓忤檜貶官行詞吾
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太山微廉頗
何以强趙云云因其本之王應麟更未深攷則誣實甚
卿月孝宗時始登第忠簡之謫在高宗紹興五年時監
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啟送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
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

若泰山之重爲檜所恨貶安遠令其再爲羅汝楫論謫
王庭珪贈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
句亦爲歐陽議所訐編隸辰州庭珪號瀘溪而卿月曾
知瀘州又同王姓因譌爲卿月事其身蹈東海等語又
附會剛中啟成之卿月登朝檜死久矣閻百詩校困學
紀聞亦未究及此直當於郡志刪去按此說非辯見後
廉頗當作相如
客宦錄中王明清爲曾吉父外甥吉父乃宏父之誤亦
當改正其他志誤未指出者如黃巖尉楊王休俱作王
休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孫道夫爲賀金國正旦使因先
左從政郎左理爲書狀官死於涿州驛舍但坎地葬乃
焚其骨以歸後特官一子此事在二十七年以前安得

是年璵與王十朋同榜洞霄圖志大滌洞紹興八年重
鑄神應鐘有赤城左璠銘璠璵爲兄弟其名第俱當在
梅溪之先也至續當補入者湧泉高士吳文叟名應龍
見孫燭湖集趙雙硯名樂善見續太平廣記陳少陽盡
忠錄後有臨海樓申之書金石文字志保母縛有天台
宋之瑞跋新又於北夢瑣言得一事唐樂安孫氏進士
孟昌期之內子善詩自焚其稿以爲非婦人之事專修
內治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景勝銀缸香比蘭一條白
玉偏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子細看又聞琴
詩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
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元鶴下青

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溼叢蘭月滿庭樂安不止一處
然此條與台州盤激女子蕭惟香亦有詩才私於對門
進士王元宴連載則爲台之仙居無可疑也聞足下大
留心桑梓深悔前書之草率有所得並以聞其回浦治
之當爲回浦治亦已考得漢書俗本之譌矣某白

按宋史胡銓傳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紹
興五年兵部尙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
院編修官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抗疏請斬王倫秦
檜孫近三人詔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救之乃以銓
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羅汝
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移謫吉

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孝宗卽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兼權中書舍人除宗正少卿二年兼國子祭酒尋權兵部侍郎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尋陞龍圖閣學士提

舉太平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

提舉

按此下有缺文

六年

按此淳熙六年也

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

七年以資政殿學致仕薨謚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

行於世又按樓鑰攻媿集王卿月墓志銘卿月字清

叔乾道五年進士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嘗草胡

公銓詞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

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人多稱之五月除直祕閣

知廬州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改帥瀘州据此則

其所爲制詞當在淳熙元年七月以後二年五月以

前乃胡忠簡選官之制非紹興中貶官之制也且貶

官之制烏得如此稱譽耶況制詞明云至今所謂今者乃指淳熙初年豈謂紹興八年上疏之日耶自府縣志誤以胡銓忤檜貶官卿月草制云云而台州外書亦沿其誤且謂制詞忤檜出知廬州不知其知廬州乃升遷非貶黜也且此制詞自樓攻媿載之墓志王深寧又載之困學紀聞蓋天下傳誦久矣豈得謂其附會剛中賀啟而成又以一號瀘溪一帥瀘州同爲王姓而致譌哉然卽此一書可以見先生之爲學實力虛心交修不怠其孜孜求益絕無自是自足之心眞後學所宜取法者矣

又按唐時樂安有三一台州今仙居縣一莊州今貴

州思南府境一嶺南道郡州今安南國交州府地且
進士孟昌期吾台並無其人恐孫氏非台產也

樸學堂詩集序

續選三

余與老友黃君潤川家居以詩相礪切約他日仕同方
效元白郵筒往返願莫之遂一在江之右一在河之北
宦轍茫茫知已在遠寄懷風雨其爲感慨形之賦咏者
不知凡幾也余頃年詩罕自作往往借句昔賢代抒胸
臆君則所著日富積數千首語必已出所謂戛戛獨造
陳言之務去於集句不屑爲也然余謂君亦何往而非
集凡君詩之命意措詞與夫波瀾格律之所在有一不
出於古人者邪惟出於古人而能泯乎古人之迹故集

而不見其爲集若余則集古之貌者耳譬之於物余詩如綴腋爲裘方其裘成人不悟其爲腋返而迹之腋之狀累累存也君詩如蜂之釀蜜始其爲蜜固亦資乎眾花其後不見花而但見蜜是所謂化者機也世之談者謂君詩似李杜皆目睫之論夫君之學自騷雅下至三唐兩宋何所不窺其資以爲詩何所不有奚啻李杜必謂君詩似李似杜是疑君之詩之迹未化與余之集李集杜者無以異也孟子云孔子之謂集大成君詩庶幾於此殆不以集爲集者也集而仍不得以集名者也君嘗梓鄉先輩齊息園寶綸堂集句敘云卽此一體觀之何其美且富也知不於余是鄙而云一體則非詩之正

也宦海浮沈意思墮落不復能如居鄉時與君雲龍上下相追逐惟集句姑藉以藏拙序君詩行自媿已

天台梅甦庵遺詩序

按名人鑑

余出門久曩所與文字交獨天台梅君甦庵健在歸相見於清溪旅舍話舊半日而別不二年甦庵復死其死也不及他語取牀頭稿數卷屬其子曰吾一生以詩爲職志容可傳未敢過自信朋友知契惟臨海黃潤川太平戚鶴泉兩明府常欲就質所業日月悠忽潤川已不在世存者戚耳彼方亟亟焉表章鄉里爲前輩闡發幽潛同輩故者如仙居朱韋村吾邑蘧圃桐山二徐君詩文得其序論俱藉以揚聲其必不遺我昔人有言不更

孔公風雅無別此當今風雅總持生平知已誠得其一
言卽死且不朽噫甦庵言可悲意尤可感也甦庵瘦軀
鶴立目炯炯有光讀書若觀火上下千百年議論人物
是非得失不差累黍而筆足以達之其駿快駑馬十駕
不能及也尤以詩草書自負運筆大概宗孫虔禮書譜
熟之以幾於化嘗謂古有草聖草賢吾書在不聖不賢
之閒詩學杜韓氣格適上造語奇特絕去時下流靡之
習蓋其性質高傲常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詩亦似之鄭
虔三絕君有其二但未能畫耳惜才而不遇屢躋省門
庚寅已定首選以三場小誤復遺壯心豪氣半消耗於
秋風席帽槐黃人忙之候而齒亦冉冉宿矣加歲多禔

不已恃硯田爲計往來鄰邑旁郡聞其名無不延請顧
甦庵意所可則欣然爲書所不可卽厚饋金求一字不
得或已書其酬薄立索還燒殘之曰吾書非如東坡帖
換羊肉也以此或詫爲不可近旣老不復游益專意於
詩寫性情而抒蘊畜閒擊節悲歌以自洩其抑塞無聊
之意豈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耶然諸詩亦甚蘊含其
又鳴之善者矣甦庵詩不俟余傳顧垂沒諄諄於余蓋
知余非妄歎者且欲使一明其甘苦所在而引爲知言
甦庵往矣記三十年前與酬唱於煙容白峰按昔黃巖東南鄉地
名閒酒後得句互相誇示爾我都忘其樂無極今乃於
故帙中流連諷誦一追想其爲人曷勝存沒之感甦庵

詩有余爲傳悠悠千載不知奄忽後更誰知余爲一論
定所作也

釣隱詩序

按金季墩號平川初日雞肋集改名垂釣集
有臨海蔣湘序見太平縣志

舅氏平川金先生隱於釣有詩一卷詞一帙大率江干
游適之作人以擬陸魯望標以魯望寄迹湖灣小舟篷
席日在仙家浮玉之境自作甫里先生傳比於涪翁漁
父江上文人之流而與皮襲美爲漁具詩爭奇鬪異答
簪漚簪窮極情狀則猶有名之心存而詩亦未純乎天
趣是固不足爲先生擬也先生讀書天機清妙不交外
事環宅皆水煙波無際籬落閒時見風帆隱隱遠山月
明天水同色清入肝脾遇微雨雲氣滿江迷茫一片終

日荷蓑坐釣磯或乘舴艋往來橫峰橋上與鷗鳥同趣
釣特其適焉耳志不在魚也并詩亦寄耳意不盡在釣
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曰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讀先生詩無
以明先生爲人請爲先生誦詩可乎

蔚霞軒詩集序

蔚霞軒詩集二卷故天台景蓮徐先生著先生所居面
赤城取蔚霞二字顏其軒卽署所作詩曰蔚霞軒集余
從其孫應偉受讀則見其詩意興豪舉騰蹕千仞矯矯
在天半者若霞之高異葩爛發晶融赭赭火發照灼乎
太虛者若霞之麗而其舒卷隱見嫋嫋閃爍倏忽異象

莫可以端倪者又真若霞之幻化因悟蔚霞云者非取
意於軒直先生以自狀其詩也夫霞者日之精而造物
之變見時乎有亦時乎無非山川所出赤城不得專然
天下言霞者必赤城始於孫興公天台山賦累見於李
白之詩若非赤城卽霞無以見異由此山扶輿磅礴所
積靈淑之氣吐而爲光彩者崖石皆赤疊見層出蔚然
如霞狀而霞適與之會彼此交映若城上建標益以顯
其彩之豔而景之奇實則不有霞而赤城之終古互立
者無日而不見其爲霞也先生之詩本其學問蘊積鬱
勃呈露於楮墨之間興高而彩烈絢爛之象莫能抑遏
自然爲霞之軒軒遐舉而大地無乎不照方其長日面

山詩中之景景中之詩赤城未嘗不爲先生益發其華
要其霞光長在者本亦與山無與又何有於一軒哉昌
黎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余於先生詩亦云憶
嘗與先生游處以其才美闡乙科而止不爲國家之
卿雲光華糾縵而居空山與痼癖煙霞者伍爲先生惜
今且辭世十餘年矣先生性豪喜酒他日過赤城把先
生遺集當舉流霞之杯而一酌之茲序所以志也

朱樸園韋門集序

仙居朱君虞揚來述其先君子樸園先生遺言曰吾生
平以畫詩文爲職志畫傳而詩文猶存篋太邑戚大令
鶴泉與吾契道遠會疏然知己也吾集必得其序行彼

嘗索吾畫心許而未致也有合作二并以遺之余喜得
先生畫懸之壁日領其趣又取讀先生詩文覺滿紙煙
雲無非畫也蓋其人品既潔天機清妙觀於天地閒而
知其化遇山川流峙煙霞出沒以及草木禽鳥之情狀
一一默會胸中不寫之於畫則發之於詩文是雖若異
事其理與趣一也故俗士之畫若巉巖枯朽形質徒具
絕少生意無書卷氣也俗士詩文亦外若冠裳葩藻真
趣索然一望爲亂茅荒葦非傳神筆也余不能畫能於
先生詩文得畫意觀其隨境所觸興與物會或含毫邈
然或淋漓盡致變化不拘倏忽異狀氣勢浩瀚則吳生
之圖嘉陵江也神味蕭散則李成之作寒林枯木也格

律清奇則王洽之寫松風泉石也時或點染不廢脂澤則如營邱之著色山水爛然金碧神采愈發蓋其集中爲畫工爲化工無體不備而各極其妙世有不得先生畫者得其詩文讀之先生之畫具在也人不能左手畫方而右手畫圓故兼全者難畫詩文全美求之吾台先輩唯元時柯丹邱固先生鄉里也而山川靈秀所鍾數百年後復有先生丹邱遭會文宗在五雲閣爲鑒書畫博士卒讒去流寓吳中先生終明經遇不及之而翱翔吳越到處朋酒墨采流播雖貧老無杏花風雨江南之感丹邱以寫竹傳詩文止散見諸題跋先生裒然大集與畫事並風行海內所得有較多於丹邱者非特後先

輝映已也閱陳秋亭韋羌山人傳先生晚年論著尙不在集中其爲人之賢筆墨閒不足盡之惜余宦滯中州不獲再見而故人墓草已宿徒感生平知己之言爲之慨然虞揚來意誠爲序而歸之留畫几案閒時時當先生詩文讀也

李松圃七十壽序

續選四 按孟鈞名秉鈞號平齋歲貢子誠號靜軒拔貢知縣此云端蓋其原名也

松圃李先生家黃巖之石曲距余舍十里許小舟北上可一日數至以故余自少卽知有先生泊余館路橋先生遣令嗣孟鈞從受業則又兩家有孔李之誼自風俗之偷也鄉里交游日趨儇薄無復古處獨先生生平信

實居闔闔之中有士君子之行晨起農桑自課暇則手一卷披覽不輟門未嘗有雜賓也余嘗詣先生見其門修潔上下有禮諦聽左右皆書聲心敬之以爲漢萬石家風不過如是孟鈞故秉先生教又勤於學於經史及諸儒先書一一通曉如肉貫弗從余游未久卽蔚然爲經師門徒之盛雖余居鄉時無以過之乃今聞孟鈞之子端又學問博洽如其父遇試父子並前列遠近交延請爲都講一門之內世有名德譬之於古先生爲太邱孟鈞父子則紀羣也先生以明年正月七旬誕辰其配阮安人亦齊眉白首孟鈞將率弟若子製錦障舉觴爲壽而以書來丐余序余謂古人美人之壽必先美多男

子然多男子容有之其男子而賢不恆有至於既有賢子兼有賢孫則在古亦不多見非其教之有素而又德之實足昌後爲天之所眷烏能得此哉余今年花甲將周矣有子三齡就令天假之年有壽如先生及見是子成立而已老不能教復其資地高下不可知韋平之業不必保其必傳視先生親見賢子孫之成旣以自感益不能不心豔之矣先生雅不欲諛詞而世講之誼亦務從其實故但道所以重先生而慕先生者爲先生侑一觴他日得旋鄉里當更買舟率兒輩登堂介壽令太史奏百里閒有賢人之聚也已

嘉慶三年七月余與仲弟在涉縣吾鄉甚雨海驟溢漂沒無算水退人家猶半扉炊煙爲斷鄰戚某某來余家與季弟商出錢米薪炭市蘆席數百具往接濟收殮咸惜余不在家不然事較易集仲妻陳出曰伯藏穀二百石可用也眾難之仲妻曰伯慷慨令見將獨爲之先用後告知叔輩急於義必不以此見罪而責償於叔輩有言我請任之眾遂發余穀之半用之仲妻書白仲并謝不先白仲以視余余忻然語仲此大好事爾婦知吾爲人有膽氣方爲爾婦獎何謝爲具書報曰嗣後事當爲類此者雖吾與爾夫在外第爲之不須告也人以是賢仲妻因憶丙戌冬自都還抵嶧縣遇泉井

黃巖地名

潘客言

家鄉歲歉君所居村賴尊人出穀千餘石全活私念祖
父累世好義厚鄉里出穀事有之顧中人產安所得多
穀如潘言漫應之將至家三里許小憩尼庵尼識余出
問訊告曰封公大好人活多少命具述出穀濟荒事與
潘言同余在疑信閒馳歸見先君卽以所聞啟先君笑
曰傳之誤也抑有因始里中閉糴人皇皇余首出穀減
價糴貧者賒貸俾歲熟償還明知無償亦予存穀有限
所及止左近百十家繼大戶迫公議倣爲之穀遂平所
濟以眾以余首倡歸美余實則已出者十不三四耳計
費小而收名遠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并追記示子孫
按此則先生之生固由祖若父積德所致而先生之

見義勇爲散財不吝亦豈齷齪儒生所能及哉

書楊君雅復宋二徐先生墓冊後 續選八

嗚呼楊君此舉可謂孝矣匪獨以義也宋真定徐先生
勸學於台子溫節先生繼之於時四方向慕至有如三
衢江氏遠來依倚學其學而氏其氏者 按此事不知所出 有元

之世二徐澤稍替矣讀名賢潘松溪送余國元序蓋其
後裔幾幾欲絕而楊君之先人提舉好修先生追慕其
行恨生不同時於其平日講學遺蛻所在不憚自楊與
遠徙從之方是時提舉官於朝才名著遠近矣而志意
乃惟二徐是慕病赤城志之未詳二公行實也於修元
統志補詳之作訓示子孫備言二徐墳墓在白巖海會

寺側朱晦庵嘗拜謁題詩并自述遷居之意冀子孫世
世如已之以先哲爲法而於墳墓保護之古與今如一
邱之貉陵谷遷變昔爲王侯墳今日成蓬科不知凡幾
而楚王琴至今傳柳季之隴後世禁樵采二徐墓已荒
始終得楊氏祖孫力歸然存於以見先賢遺德在人其
靈爽終古不滅必有賢者起而護惜之固不俟已之有
子孫也而此墓先經提舉之封樹久而址沈寺廢地之
入於楊者徐之後人莫祭焉卽提舉之後人莫識焉而
君因家錄之著證以邑志而合卒能力顯之於數百年
荆榛狐兔之中以承先人之志又以見人之貴有賢子
孫也聞君市地爲復墓計主者頗難之會大雨水衝見

墓之前和乃始昭然共信二徐之靈又何莫非提舉之
靈乎君貲不踰中人顧於此舉樹阡建祠不惜費可謂
義而心抑庶乎孝矣陳瓘稱真定與山陽徐積齊名積
孝子也真定之舉以入行孝行之首也季節傳亦稱其
事親能色養居喪哀毀君能嗣先世之意其於學已得
二徐之大者覽復墓冊爲敬書其後按真本貞字宋人
避諱故以真代貞
耳原本改真作貞又似不必故今仍作真又按復墓
冊所載與此稍有異同海會寺作福海寺未知孰是
遺詩

走馬岡

按太平縣志新瀆山在澤國南山脊一帶迤平
相傳方國珍走馬處

高天凝望秋煙紫瀆山迤邐平如砥憶昔金鞭逞豪武
爭駛驂騶馳駉駉旌旗掩映林日黃星流電掣勢莫當

亂蹶迸落如噴雪俯身捷下千仞岡陡挽青絲更一躍
疾於鷺鳥摩穹蒼有時據鞍示從容顧盼自信人中龍
賓從賦詩石鏡隄日宴高會烹駝峰君不見項羽築臺
彭城中公孫躍馬亦稱雄煙雲倏忽事已變徒令孤影
嘶長風甫聞樓船下楊僕立見土地收寶融驪洋功成
竟何有蒼莽溪山重回首海舶如雲不可恃溫台三郡
爲誰守玉山原頭吹暮笳子弟猶聞賜五花卻勝齊雲
樓上火宵宵風雨鬼車譁

錢忠懿王銅塔

臨海錢氏五王裔鐵券丹書傳世世更有寶塔什襲藏
奇巧不類人間製塔重三十餘五兩其高約以六寸計

若耶溪銅外塗金輪相端然七重備辟支古佛既層列
蕉葉火珠細位置貯之筭篋夜吐芒定有銀函藏舍利
懸鍼小楷雙作行款識分明認忠懿祇鏤歲月無年號
彷彿記是乙卯歲吳越偏霸近百年雄據東南便形勢
租稅坐入十四州三品荆揚亦易致神奇日夜役鬼作
底惜黃金廣布施南漢鐵塔不足稱何況窳堵紛顛砌
一朝劫運換紅羊古苑靈芝委荒寺當時八萬四千數
一一盡歸六丁掣獨留是塔世珍守未隨涸鼎遭淪棄
詎眞暗護阿育王子孫愛惜良亦至眼中突兀忽見之
摩挲不勝意再四寄言巧偷或豪奪慎勿人前徧傳示
重經西庵

隨風雲渡溪一徑至庵西村路無經犬僧家亦飯雞山
荒秋意淡樹正日陰齊頗憶先春過花開謝豹嘯

明經夏寶田先生鼎附

黃巖縣志夏鼎字文鑑號寶田中巷人國學生炳子幼
醅謹勤學從徐敬亭黃潤川阮篤庵諸先輩游稱高足
父母疾躬侍湯藥恭兄友弟存歿如一歲時伏臘肅衣
冠拜伯兄遺像事無鉅細諮仲兄後行與季弟尤篤愛
爲文淵雅精密詩如空山深林時聞天籟又如巖寒積
雪梅香沁人教授生徒以理法繩削最爲老師嘉慶中
貢道光辛丑卒年七十三著有春草堂詩鈔四卷已梓
周易同人錄二卷藏於家

按伯兄霖字均軒仲雷字雨田季雯字秋野

雜錄

姜文衡公祝夏寶田夫子七十壽序略云自中歲以後多假館於九峰之麓坐茂樹挹清泉藝菊看山逍遙吟咏出其門者多綽有根柢拔出儕輩今沙雲樓戈樵雲雨邑侯游延爲邑人士都講則樂育愈宏天殆將永錫難老俾之造就多士也

懷夏寶田夫子

黃樵

先生高臥劇憐才旅寓相逢塵抱開老去淵明猶愛菊歲寒和靖獨觀梅春風花底青鞵路夜雨天涯濁酒杯爲報南來舊書札三年懷袖未成灰

輓寶田夫子 三首錄二 黃鑑

山野幽憂士生平罕受恩先生同采菲把袂卽龍門講
幄三秋侍騷壇一脈尊自慚非宋玉灑泣學招魂
哲人今萎矣不朽在篇章意趣胎騷雅風規近晉唐年
高尤律細文短亦情長曲罷成連去空拈一瓣香

遺書

周易同人錄二卷

黃巖縣志皆糾正先儒易說之失曰同人者謙辭也殤
後門人姜文衡爲之校定

按辛酉粵賊之亂燬於火

春草堂詩鈔四卷

黃巖縣志詩凡五百十五首道光壬辰自定付梓有仲

兄諸生雷序及自序趙琛跋

自序

停雲落月何與斯人流水青山無關往代下至蟲吟秋
草蜨戀春葩細如藕絲幻皆風馬而騷人墨客有以維
繫之於不散者情故也予也陸沈海角株守鄉關與鴈
同拙與鷗同閒時而與古爲徒而書不求甚解學不求
專家兀兀窮年祇此性情蘊結不能自己從吾所好一
皆寄之於詩夫文固行之餘而詩特文之一要惟古昔
聖賢常切切焉余自肆志於此踽踽涼涼癖且成魔性
命以之乃者二三知己切磋之暇力勸開雕遂從其請
後之閱者其賞識之惟命其教誨之惟命其鄙夷之棄

絕之惟命竊嘗思之忠臣孝子情之所鍾蒼鷹白虹氣
之所激三閭怨悱寄情香草浣花幽誠爭高秋色落落
千秋望美人者久矣高山仰止寤寐求之旣葺斯編有
餘慕焉壬辰中秋夏鼎自識

題詞

受業黃鑑畏厓撰

奕奕雲霄客神光耀斗魁道心追濂洛韻事失鄒枚淡
泊匡居志困盤命世才毫端偶呈露咫尺鼓春雷

纖塵羈不得心跡任雲浮勤學殊忘老憐才始有愁世
人徒譽毀前輩劇風流便入司空口酸鹹未許求

遺詩

錢唐

囊劍歸天姥懷珠出漢皋一江橫吳越九月尙風濤客
感雲帆亂秋空鳥隼高依然容倜儻海氣滿征袍

紹興石經篇

郢臣去矣柱下息祖龍一炬曾不惜赤帝馬上理殘籍
七十餘乘銷戈戟晉魏以還四五厄宋室之興已遲遲
金人一呼逞鴟鴞臨安天子中興時義士投戈抱鼎彝
龍圖閣上詔程頤天護斯文不在茲剖玉作枕金作簡
吳山電光張鉅眼恨不北收劍戟戈鑄作金匱藏揚波
岐陽蒐鼓近如何懿茲片石留摩挲與第一峰同嵯峨
思君吟寄黃子畏崖

東峰推雲出西峰招雲入一出與一入兩峰忽相失入

亦無心住出亦無心去一去時一住兩峰忽相遇看雲
思君君何處

丹亭詩鈔題詞并序

詩四首錄二
諸生

按耕墨名省山邑

伊古諸子百家騷人墨客寄託不必同而一意孤行皆
有入焉不返之致物莫得而撓之遇莫得而歧之昔者
周子茂叔家蓮花峰下而濂溪之號著於道州又別著
於南康地以人傳也吾黃周氏世居石坪之濂塘丹亭
在焉耕墨先生遠祖濂溪起五百年後而紹述之池蓮
窗草清風灑如而所著十經堂記又慨然不忘孝侯之
家學者嗚呼淵源遠矣僕生也晚不及見先生少壯時
蒞枕圖史笙簧典籍之勝概泊晉接時已暮齒矣然猶

孜孜然手不停披口不絕吟矻矻窮年不知老之將至
以爲有古君子之風夫士君子讀書服古適性情者所
在而然不必躍順流御長風激昂青雲始稱快於蘭臺
也亦不必朝發崑崙夕濟元圃始可以驅韓潮而放蘇
海也耕墨先生固文士耳蝸居一室清風近市耳往來
里巷聞人耳抑余嘗考德問業於先生之側矣見其古
趣盎然嘯傲花晨月夕中斗酒爲豪風流自賞其爲詩
也絕不涉艱深怪誕直坦坦然自寄於尋常笑語一草
一石閒而意之所適每悠然而不可遏抑者蓋亦自修
其可願而已矣先生著作最富若石坪草拙園草寄東
草諸集編成數十其詩數千歲己巳年己七十有一乃

集爲丹亭詩鈔若干卷余嘗讀其自撰拙園一記知先生一生於時務無他留意而獨於此事勤勤手口老而彌篤則以所輕在彼而所重在此也猶憶向時嘗以文草問序於余未有以報命也茲於詩鈔中道其大略他日發刊全集卽以此言移贈焉

雲雨何煩繫夢思把來一卷性靈詩伊亭秋色丹亭集共向風高月上時

五百年來筆硯靈濂溪世澤在丹亭果然茂叔窗前草猶映先生汗簡青

醒睡語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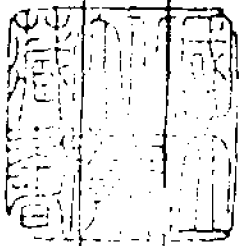
車不過勝母村足不入朝歌里飢不餐盜跖粟渴不飲

貪泉水劃然一日覺路開此生無媿豪傑士塵世誰是
人中鳳醒者幾人醉者眾老子一經五千言喚醒世閒
眞夢夢曾是星家學周易有人爲煮河洛石曾是文起
八代衰吞來丹篆始稱奇曾是羅含依叔母果見綵禽
飛入口曾是徐陵咏玉臺先有五雲化龍來靈臺英華
自吐露性情一片由天賦況乃富貴於我如秋風惜哉
迷陽曾不悟眞人起兵收羣凶何事上天乘赤龍我生
有命登台輔何事蓮花轉桐柱十三年來露英風何事
將名挂月中十八年中樹令望何事有松生腹上遷移
一任汝水旁何事猛獸斷鞶囊升階自合制方面何事
禾生太極殿啟秀蒲池早發祥何事神靈拜龍驤連姻

帝室早默定何事紫光吞玉勝我生飛伏兩不意那有
妖祥驚寤寐窮澤生流枯木春北窗高臥羲皇人西山
薇蕨高其節釣臺白茅表其潔自非濯足萬里流誰教
心地清於雪五丁莫開人心癡可憐斜日薄崦嵫老曇
卻報黃梁熟始是封侯夢醒時

登臺

歲月空山莫浪催所思不見獨登臺徧嘗世味成雞肋
獨索元珠謝鴟媒速客不來看月上送春歸去有花開
出門一笑無他意會得源頭活水來



台學統入一六

詞章三十三

天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八十六